

著 仁庫、亞里依

游擊札記



520/5

879.57
3

蘇聯英雄庫仁 著

游擊札記

附葉列娜、科諾寧科所著

依里亞、庫仁略傳代序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依里亞、庫仁

葉列娜、科諾寧科 著

小孩依里亞、庫仁喜歡捕鳥。有一次遭了不幸，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一隻腿。這事在他心裏留下了個傷痕，因為依里亞，也如世上的一切小孩一樣，幻想樹立奇功偉績，夜裏常夢見打仗，旅行，遭遇颶風等等，而他自己不是當司令，便是當航行家。

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小孩們都玩耍去了，有的踢球，有的爬樹，也有互為毆打的。依里亞却腿裏繃帶躺在一旁，氣得眼紅紅地（他認為流淚便是懦弱）在那裏悲歎自己的一切理想均成虛幻。

3
後來，童年時心靈中的創傷逐漸痊愈了。小孩已忘記自己腿殘廢了的事情了。他成了童子團的團員。他很熱心於團務，因而在他面前就開闢了新的前途。他是個大胆，直率，敢作敢為的人。小孩們選舉了他當童子團的隊長。他那種矮小的身材，扁平的鼻子，圓圓的臉孔，如此不驚人的面目，還加上殘廢的腿，却並沒防害他的當選。在科爾契渥地方，這隊童子團要算是最有戰鬥精神的了，每天想出各種有趣的童子團的玩意兒。

依里亞很滿意的了，只有時還暗地裏抱怨造化，爲什把他生得這般矮小，配一個這樣引人發笑的翹鼻子。他還是照舊渴望樹立奇功偉績，像一切兒童一樣，以爲有着寬闊肩膀，宏量聲音和漂亮鷹臉的魁梧人物，是最容易成爲英雄的。

第八年級時，他被接受入青年團了。於是在他面前又開展着廣大的前途。現在他已經很好地瞭解，並牢記在心了，人生主要的事業，是貢益於自己祖國，貢益於全人類。而那時你就不會是虛度一生，不管你面貌怎樣，身材如何，甚至不管你幼年時，是否從房頂上跌下來過，都是不關緊要的。並且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當鏗工還是當教員，當醫生助手還是當排字工人，當農業技師還是當船長……也都是一樣的。

可是依里亞却既沒當排字工人，也沒有作農業技師。他却進了莫斯科內河技術學校（這是很接近於他內心的幻想的），畢業後，他就在航行莫斯科—窩爾加運河的「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船上當舵手。在舵手和副船長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他才滿二十歲，但看起來相貌來，還長得更爲年青些。「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輪船似乎是一個小夥子在駕駛。他很幸福，因爲他工作得很好，且終於感覺到了青年團教給他的話，——他並不是在蘇維埃土地上虛度一生。

戰爭爆發了，又刺戟了他心靈中的創傷。他又重新記憶起自己的腿來了。終日沉陷

於羞慚，悲哀，失望之中。兩個弟兄都上前線了，他却被解除了軍役。卑劣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已闖入祖國領土，而他却不能投身前線戰士底隊伍。他整個靈魂都激動起來了。但這次却不是什麼追求奇功偉績和光榮底盲目少年渴望。他連想也沒有想到這點。不，這已是另一種念頭了。要知道當法西斯瘋狗，豺狼成羣闖來撕裂祖國身軀時，他是不能坐視不理的呀。他想到一切男子所在的地方去。他是應當到那裏去的。

依里亞很發愁。因為自己這條腿，幾乎憎恨自己，並憎恨那些認為他不適於服軍役的醫生。他認為他自己很健康且是精於射擊的。

可是，喜從天降了。是的，青年團員依里亞認為這是他的幸福。青年團派最好團員前去幫助游擊隊。依里亞就趁此機會懇求說：

——請派我去吧。要知道，這並不是紅軍：我的腿在這裏是不相干的。派我去吧！

：這是離斯摩稜斯克二百公里的一個處所。這裏，依里亞炸毀了德國人運送軍火的鐵路，並且還消滅了整整的一列法西斯列車。依里亞自告奮勇請求去執行危險的戰鬥任務。游擊隊員們探知了：列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但德國巡查兵却不斷地放射火箭來照耀着鐵路。通常在火車前面，是走着一輛配備機關槍的搖車，向兩旁掃射肅清道

路。而火車則在後面熄滅燈火跟着爬行。

隊長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

——同志們！事情是很困難的。得找個人躺在那裏警戒，讓搖車過去，然後：

依里亞興奮得啞着嗓子請求說，——請讓我去吧。

他們一共去了兩個人：依里亞和另一個游擊隊員。他們在靠近火車轉彎的地方各人掘了個小塹壕，在那裏躺下了。在另一個地方則埋下了地雷。

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搖車的聲響。周圍忽地光亮得像白晝一般。機關槍噠噠地叫吼了起來。搖車隨着過去了。依里亞立即就在黑暗中聽到了車頭底沉重的喘息聲。

火車頭走到埋地雷處跟前。依里亞及其同志就迅雷般的把引線接好躲開了。火車頭大吼一聲，直跳起來，隨即就像個受傷野獸似的倒臥地上了。車箱互相衝撞着。轟隆聲震撼了全空，土地也爲之戰動起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車箱中德軍的砲彈炸裂了。

依里亞躺着失去了知覺。木板，碎片，一堆堆的灰燼向他撲了來。只當一切都已完結，他才用燒壞了的手，化很久功夫扔去這些碎片以後，才爬了出來。同時他的同志也爬出來了。依里亞向他說了幾句話。他沒有回答。而後他的同志也向他說了幾句。依里亞也沒有回答。他們兩個的耳鼓都振聾了。只是直到半月以後才恢復了原狀。

在所有兩月游擊戰鬥生活中，這位青年底情緒，都幾乎常是興奮快樂的。他常被派去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

在十月裏却出了件不幸的事。德國人發現了前去執行某種任务的游擊部隊。德國人用迫擊砲把他們趕到無法通行的泥沼中去了。怎麼辦呢？游擊隊員們在深及喉際的水裏和水苔中坐了兩個晝夜。總得設法逃出這裏才行。依里亞的病腿已發腫。他再不能行走了，一念及要把自己的狀況告訴同志，他就感覺萬般的難過。同志們也看出這點。他們就用手把依里亞抬着走。游擊隊員從泥沼裏掙扎出來後，就經過戰線把這位青年送走了，並緊緊地與他握手告了別。

依里亞住了七天病院，但這七天的功夫却好似度過了幾年似的。他片刻不安地揭起被蓋來瞧自己發了腫的脚。第八天醫生允許他出院了，還給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說，依里亞再不能執行任何戰鬥任務了。

他收着這張字條，好似荷包裏有塊剛從熾燃的爐子裏掏出來的煤炭一般炙着他的身體，就把它揉爛拋棄了。

7
他回到了莫斯科。腿不痛了，法西斯匪徒正從各方面往莫斯科闖進。往莫斯科去！領會了作戰快樂的他此刻待在後方，是特別的感覺難堪的：

青年團又派遣敢死隊去幫助游擊隊了。於是依里亞又懇求說：

——同志們，派我去吧。我也是有點兒經驗的呵。我應當到那裏去。

於是他就到瓦洛科拉木斯克森林去了。

：這是當地游擊隊戰鬥活動的頭幾日。初次的埋伏。初次的來獵取法西斯野獸。此時人們不由的還感到怯懦，焦急，不堅決。人們還不知道怎樣來開始作他們隱藏在林子中應作的事情。誰去打頭陣？

依里亞毅然地說，——請給我幾個人，我去作。

依里亞帶着六個人出發了。

德國強盜把洛托勝諾——維索科夫斯科也公路誇張地稱爲柏林——莫斯科公路。主要的交通都集中這條路上。於是依里亞就來到了這裏。游擊隊接得情報，說法西斯蒂的汽油車，將在黎明時分由此通過。德國人缺乏汽油，他們急等這些油車到來。

依里亞及其六個戰鬥同伴，在離大道十五公尺的地方躺下了。十七輛卡車已經駛過了，但汽油車却沒有一些蹤跡。

——也許他們今天不來吧？——有個人牙齒冷得發顫地問道。手足都凍得麻木了，因爲他們已在雪地裏躺了五個鐘頭。依里亞也凍壞了，他的脚凍得痛不可禁。但他却堅

決地聲言說：

——無論怎樣我們都是不離開此地的。

直到深夜，哨才給了信號，說德國汽油車隊到來了。

載重八噸的汽油車一個緊接一個的駛來了。第一和第二輛油車碰着地雷被炸了，第三輛撞在第二輛後面，也炸毀了。三輛汽油車全燃起來了。巨大的火柱沖入了天際。這個不知厭倦的依里亞，又把自己的隊伍帶到旁的地方去，在道上敷設起地雷來。敵人營裏着慌了。向肇事地點立即駛來了一輛滿載步兵的卡車。砰然一聲！卡車又撞着地雷炸碎了。

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樹林瘋狂地掃射了一整晝夜，還在這段路上，設了好幾天埋伏想來捕獲游擊隊。而依里亞却到旁的地方作戰去了。他向隊長請准了讓他到德國人搶劫集體農民時經常來往的那條孔道上去活動。強盜們常是沿着這條道路，坐着滿載皮襖、帽子、毡靴、裸麥、小豬的卡車而歸的。

依里亞帶着手榴彈來到了這裏。他說：

唔，讓我來懲治你們這些盜賊吧！不一刻，就有一輛卡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依里亞立即跑將前去，敏捷地向它扔了個手榴彈。卡車轟的一聲停住了。接着又駛來了一

輛滿載偷來集體農民東西的卡車。汽車夫探出頭來看出了甚麼亂子。依里亞就開匣子槍向他射擊。同時，依里亞的同志費里蒙諾夫，就向汽車扔了幾個燃燒瓶。

最後來的是輛載有步兵的卡車。汽車夫已趕忙駛過去了，但依里亞却竭其全力向他的乘客擲了個手榴彈。手榴彈爆炸了。這輛汽車就載着那些被炸死了的法西斯蒂奔馳而去。

依里亞使德國惡魔在莫斯科城郊吃過他不少的苦頭。單是把他的戰績全部記載下來，就會佔去整個報紙的篇幅。游擊隊談論到依里亞時便說：這個人真『勇敢』，真是『神出鬼沒』，真可稱爲『瓦洛科拉木斯克樹林中的霹靂』，『在他的脚下土地也會燃燒起來』。依里亞足跡所到的地方，的確土地都燃燒着，倉庫向空際飛舞，汽油桶着火，汽車翻筋斗似的滾下斜坡。依里亞作了一百五十次爆炸，殲滅了很多的德國人。他拿匣子槍打死了九個法西斯狗。他好幾次臨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但却倖免於難，活到如今。

德國人經常追蹤着依里亞，但又捕不着他。他是不可捉摸的。

法西斯惡魔從莫斯科近郊趕走後，我們才聽說那些奮不顧身地幫助紅軍的游擊隊員的名字。頭一個就是依里亞、庫仁。紅軍，游擊隊，婦女，小孩：都在談論他。

政治委員讚美地說道，——這樣的人，才可算作真正的英雄，他擁有多麼大的毅力呵！真可以拿他的故事來攝製影片，人們觀看這樣的影片，就是連看十次也不會生厭的！他有着鷹鷲般的精神！而其外表又是這樣一個貌不出衆的青年：並且因腿病，被解除了軍役。但腿痛的事，我們只是近來才知道。

政治委員還講了些依里亞遞請求書要求入黨的事情。會議是在樹林中一個土窖內舉行的。依里亞惶急地講說他的簡短履歷時，也是像這篇文章的開頭那樣說起的，就是說：在童年時候喜歡捕鳥，有一次他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腿，後來遂不讓他當紅軍：

游擊扎記

蘇聯英雄依里亞、庫仁 著

莫斯科！單是這個字就足以溫暖千百萬人的心。莫斯科，這是勞動者的城市，鍛鍊着堅忍不拔的波爾什維克幹部的城市。莫斯科——這是有斯大林作息其中的克列姆里宮的城市。

敵人威脅着蘇維埃國家的心臟。於是和平的城市莫斯科變成戰鬥總部的城市了。各街道上有義勇軍的隊伍川流不息，城郊構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成千成萬的莫斯科青年團員上前線去了，還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團員也準備在政府一號召時，便追隨他們前去。

(一) 上前線

輪船早已駛過大石橋了，但我還一隻手抱住欄杆，眺望着克列姆里宮的齒形垣牆，想把每一座塔，每個砲眼，每座塔上的五星都竭力記住。

今天，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我的最後一次班期，同時恰恰是我滿二十二歲的誕辰，

這是多麼有意思的偶合呵！雖然身體檢驗委員會解除了我在紅軍裏的服役，我還是響應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號召，投身做志願兵去了。我自覺是能執武器捍衛祖國的。此時，我正用臂肘靠着舵前的小欄杆望着我生長於斯和學習於斯的莫斯科。

我們已駛近鮑洛琴橋了。馳着電車，走動着人。人們一看見輪船，就站住了腳，向它揮手，有個姑娘把掛在她胸前的花朵拋來。我用帽子接住了它。我一面揮着制帽，一面却自言自語地說：『莫斯科人們呀，我還要回來的！回來建立幸福生活的！』

但是港口到了。我隨手按按那汽笛的開關，於是一陣熟悉的有點粗俗的汽笛聲驚動了掌管錨索的人們。我最後一次走到電話機旁，清晰的命令：「中——慢——停——退——停」，於是輪船就嗤嗤的響着，拉着汽笛，下錨繫索停住了。全體海員來到了甲板上。這時船主也出來了，我就是隨同他担任船上的大副。他接過了我手裏的舵。現在他須得加倍工作了。他緊緊抱着我，戴起制帽說：

——喂，依里亞，你記着，生不投降，不勝利就不要回來。

（二）游擊隊裏

我們有十六個人。

年紀最大的，是我們年近五十的隊長。這是一個健壯的老人。夾有花白的濃黑的鬚

髯，蓬鬆的眉毛下一對愉快的眼睛。兩個月以前他是耕種機站的站長。但戰爭改變了生活常軌，年老的古茨克投入了游擊隊。該隊完全是由青年組成的。這裏有弟兄兩個：華西里和任雅。兩人都是青年團員。他們一塊兒唸書，一塊兒投入了游擊隊。從機器製造技術學校裏來了五個青年團員志願兵。來了一個生在德涅泊河上游的烏克蘭人彼得。他是我們的機關槍手。來了廚子米沙，我們部隊裏這樣喚他的。最後來到隊裏的是兩個女救護員——卓姬和安孃。他們是在看護速成班畢業後，自動請求加入游擊隊的。

我們一個一個的武裝好了，背上揹着大行軍囊，通過戰線。右邊，在明斯克大道上，在進行激戰，左邊有一個村莊在燃燒。某處在放迫擊炮，炮彈在我們頭上嗚嗚地叫着飛過。老黨員古茨克，自信地領導着自己那支還無戰鬥經驗的隊伍。有時我們停下來，大家圍成一團，在一盞小燈的微弱光線下，在地圖上查對我們的路線。

我跟在古茨克後面，雙手緊緊握着步槍，腰間掛着四個手榴彈。我竟不相信，近旁什麼地方會有德國人。我走的是自己的，祖國的土地呀，但是，看看隊長，看看同志們的臉，就覺到他們一種特別小小的神色。咳嗽是不能的。說話祇能低聲的說，因為我們根據人家的傳說，知道樹梢上時常藏有帶着自動槍的「杜鵑」。極小的不慎，就會使全隊覆滅。

過一刻鐘，我們來到了林邊。離我們不遠，傳來了德軍的傳令聲，立刻閃爍着幾團火花，傳來一陣迫擊炮隊轟射的響聲。隊伍不由地後退了，聽古茨克的命令，臥倒了。我臥在一棵粗大的松樹後面；敵人就在我們的近旁！

——出路只有一個，——古茨克說，——消滅敵人砲隊，乘着德國人放射火箭前，在黑暗中跑過開敞地帶。

那砲隊是由三架迫擊砲組成的，它佈置在離林子一百米突左右的隙地上。右邊傳來一陣喊聲，叫罵聲，——這是德國人在新的陣地上掘戰壕。左邊有一條小溪，岸上已經放着重砲。這是我們下午就已經知道了的。

——誰願意去擊毀那些迫擊砲？——古茨克低聲說道。

我第一個報了自己的姓名，接着就有廚子米沙和政治指導員。古茨克沒反對。過一分鐘後，我們縮着身子，每人帶着攻坦克的手榴彈，隱沒於黑暗中去了。

部隊須經常保持五十米突的距離跟隨我們前進。

林子完了。我們分配了目標，誰擊毀那一個。我分得了中間的一個。我有時膝行，有時爬着，無聲無息地向敵人爬近前去。稀疏的小松樹使我在砲彈爆炸火花時易於隱藏起來。德國人的形影逐漸分明起來。我爬到近前了，從這裏已很容易拋擲手榴彈了。

一陣尖銳的口哨聲，這是約定的行動信號。我拉開保險機立直了全身，把手溜彈拋出去。同時我倒下了。強烈的爆炸，火焰直衝。過一瞬間我又站了起來，帶着另一個手溜彈衝上前去。後面同志們已經跑上來了。迫擊砲倒在地上，輪子朝天，下面葬埋了兩個法西斯蒂，還有一個給爆炸力扔開，倒在旁邊。

米沙和政治指導員在兩翼上也得到幾乎同樣的結果。我第一個跑進林子，就在這個時候，四周照耀着明亮的微藍的光：這是德國人放火箭了。

——躺下！古茨克發出命令。

我們就立即伏倒在地上。敵人開放自動槍向原來炮隊的陣地和林子那邊打着，子彈却穿過樹枝，沙沙地在我們頭上飛過。

我們躲到樹木後面爬着退走，退到樹林深處了。

經過一刻鐘，我們就再往前向敵人的後方移動了。

到拂曉時分，我們離開戰線已經有十五公里，槍炮聲悠遠，林子裏靜寂無聲。我們休憩了一下，砍下茂密的松柏，搭了個大棚屋，並在那裏生起了火來。大部份人都躺在地上。廚子米沙口裏唱着歌同安孃一塊替我們作第一次早餐。彼得則帶着機關槍在前面不遠守着。我躺在一叢濃密的小松柏下拿出了一小卷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